

核心提示

彭水苗族土家族自治县地处武陵山集中连片特困地区，曾是国家级贫困县，是重庆贫困程度最深的4个县之一。今年2月，彭水正式退出国家扶贫开发重点县。该县115个贫困村全部销号，2万余户贫困户11万余名贫困人口全部脱贫。

10月，记者陪同当年曾在彭水插队的周勇一道，重回彭水，抚今追昔，实地感受贫困山村发生的历史巨变……



绿树丛中的梅子垭镇佛山苗寨。

再回梅子垭

重访嘉宾

周勇，西南大学教授、博士生导师、重庆市地方史研究会会长。1969年至1972年，他在彭水县双鹤公社马家大队第六生产队（现彭水县梅子垭镇甘泉村五组）插队。



▲周勇（左一）与当年的小伙伴重逢。



▲周勇（右4）与同学们在马家寨合影（1972年12月）。（受访者供图）

►梅子垭镇甘泉村村民采摘黑木耳。

通讯员 赵勇 摄/视觉重庆

（除署名外本版图片由记者 郑宇 摄/视觉重庆）

□本报记者 姜春勇 陈维灯

“清早起来就上坡哦，一上田来就把草薅哟，田中不见啰我的娇娥。等到九月包谷黄，酿成美酒一起喝……”

深秋时节的武陵山区，阳光温暖，微风拂来分外惬意。我们乘坐的车沿着山路盘旋而行，渐渐驶进彭水苗族土家族自治县梅子垭镇甘泉村，山乡深处，栋栋农居掩映林间，一曲山歌婉转悠长。

“真快啊！过去进村要4天路程，现在只要4个多小时就到了。”虽然已经过去51年，周勇仍然忘不了当年从朝天门到彭水落户时一路艰辛跋涉的情景，近4年的知青生活如今仍历历在目。

从4天到4个小时

行路难，是周勇对彭水的第一印象。“1969年4月17日，我们重庆市上山下乡第一批第三船的知青，从朝天门码头出发。”周勇说，当时交通条件很差，到彭水县几百公里路，要坐两天多的船，还要走两天的路。

那天清晨，未满16岁的周勇和同学们乘坐“人民29号”轮船，顺江而下，中午到达涪陵。次日凌晨3点，又从涪陵登上一条机动小船“红阳10号”，入乌江前往彭水。两岸悬崖峭壁，水流湍急，耳边是震耳欲聋的发动机声和“哗哗”的水响。

回忆起过羊角滩时的惊险一幕，周勇仍心有余悸：“船过五里长滩，必须用岸上的卷扬机‘绞滩’才能上行。站在甲板上，船摇晃得厉害，突然船身猛地向一边倾斜，几乎要把我抛向乌江。好在反应快，我一把抓住船舷才稳住身体。但是，头上戴的一顶军帽却径直飞向了江中，转瞬就被汹涌的江水吞没。这就是乌江给我上的下乡第一课。”

当年周勇眼中的乌江，是“穷山恶水”，毫无诗情画意可言。然而今天，车行乌江畔，水是眼波横，山是眉峰聚，宛如画廊。

2010年，渝湘高速公路重庆段通车，重庆城区到彭水县城车程缩短为3个多小时。今天，已鲜有人会选择乘船去彭水，但在半个世纪前，这是最为便捷、时间最短的方式。

“鹿角到了……”周勇指着车窗外说到。当年他从涪陵乘船到彭水，已是傍晚，和衣睡了一夜。

第二天早晨7点，继续开船。一个多小时后，船到鹿角沱，不能再前行，而前面还有60多公里陡峭山路。

一路爬坡上坎，步履艰难。黄昏时候，知青们终于到了一个叫“鞍子头”的地方席地而睡，过了一夜。这一天，周勇人生第一次一口气走了近50公里山路。次日清晨继续出发，继续翻过一山又一山……

历经4天跋涉，1969年4月20日中午，周勇和另外3个同学终于到了“新家”——人称“马家寨”的双鹤公社马家大队第六生产队。

这是周勇在农村学习的第一课——“走功”。随后几年，出工、打柴、赶场，在山里，干什么都靠一双脚，久而久之，他练出了一双“铁脚板”。

周勇在农村练就的第二项功夫是“背功”。当时主要的运输工具就是大口小底，高过人头的木背篋和扁桶。扁桶运干粪、包谷用背篋，一背篋装满能有一百多公斤。周勇从开始背二三十公斤就被压得龇牙咧嘴，到最后背个一百多公斤不在话下，在田坎山岭行走自如。

“莫说五十几年前，就是五六年前，鹿角到梅子垭，也只有拖拉机可通行。村里全是泥巴路，根本没得硬化路，背篋还是甩不落哟。”甘泉村村主任马应培说。

如今，随着四好农村路的建设，彭水县城到甘泉村的公路已建成水泥路，乘车也就一个多小时。甘泉村的通组公路也全部硬化，这次我们的车就一直开到了周勇当年居住的老屋门前。

截至2019年底，彭水全县公路里程近8000公里，乡镇和行政村通畅率100%，梅子垭镇已实现全部村民小组公路通畅。

“菜腐汤”里说丰年

虽已深秋，目之所及，山岭满目青翠。在如今的马家寨，周勇已找不到记忆里的满目荒芜。

荒山坡绿装，既源于当地实施了一系列退耕还林、植树造林举措，也得益于村民生活方式的改变。

“以前烧水做饭都是烧柴，现在都是烧液化气、用电，没人上山砍树了，山也绿了。”马应培介绍，村民用水也不再靠雨水了。

甘泉村地处喀斯特地貌区，季节性缺水突出。周勇记得初到马家寨时，“吃水主要靠堰塘积的雨水，有股腥臭味”。遇到天旱，就只能到山脚下的河沟背水。

背水用的杉木扁桶用桐油浸过，自重近10公斤，装满水接近80公斤，爬坡上坎，来回一趟要一个多小时。

现在，梅子垭镇完成了供水工程，干净清冽的自来水接入家家户户，没人再去背水了，甘泉村真的是有“甘泉”了。

走进村里，平展的水泥路延伸进村组，一栋栋民居、院落整洁美观。

听说知青“老周”回来了，当年村里的小伙伴都闻讯赶来。周勇指着一栋破败的木屋说：“马应江，还记得不，那年你把新房让给我住，娶婆娘都晚了几个月，呵呵。”

原来，刚到马家寨时，知青们没地方住。马应江的母亲特意将儿子的婚期推迟，将新房让给周勇和另一个知青住了一段时间。其实，当年所谓的“婚房”不过就是将一间木屋墙上贴上报纸，再准备两床新铺盖而已。

当时的马应江一家3口人，日子过得相当艰难。现在，马应江家已盖起一楼一底的楼房。“他家的房子在村里还算一般的，不少农户的新居更漂亮更讲究。村里的C、D级危房改造都有补贴，D级危房补贴是每户3.5万元。”马应培说。目前梅子垭全镇动态消除C、D级危房86户，村民住房安全得到保障。

暮色渐起，山岚随风至。周勇夫妇请乡亲们到村民马明强家门前的院坝里共进晚餐，继续闲话家常。

这是马明强才修好不久的房子，加上院坝有300多平方米，屋前有回廊，整洁气派。满桌饭菜，色香味俱全。

周勇还记得半个世纪前，在彭水吃的第一顿饭——粉子饭、菜腐汤、海椒酱。“粉子饭就是包谷磨成粗粉做的饭，吃在嘴里满口钻，难以下咽。菜腐汤就是几颗黄豆磨成浆，加上萝卜叶子煮熟，用泡酸菜的酸水点一下，让豆浆把萝卜叶子凝固在一起，然后连汤带水放进嘴里，这是让粉子饭顺利下咽的主菜。海椒酱就是鲜海椒加水磨成酱，再加盐，没一点油星。”

马应江将一盘菜推到周勇面前，“尝尝这个，还记得不？看看现在味道如何……”筷子未动，周勇已感慨万千：“菜腐汤？这道菜好啊！”

周勇细细咀嚼着菜腐汤，直呼过瘾。他告诉记者：“嗯，菜腐汤中已经是豆腐打主力了。以前是萝卜叶子里找豆渣，现在是豆腐里头找蔬菜。”

马应江的笑脸，荡漾在酒杯苞谷酒里，微醺的双眼，似乎又看到当年初来马家寨时周勇那单薄的身影，“以前是苞谷、红苕、洋芋打主力，一年吃不到两回肉，菜腐汤吃得肠肠寡肚的……”

如今，71岁的马应江每月有125元养老保险。3个子女，一个在梅子垭镇上开超市、两个在彭水县城工作，也经常给他零花钱，“现在真是吃不愁穿不愁。娃儿让我只吃八分饱，少吃油腻，要吃得健康，防‘三高’哈……”

杯中的酒已见底，围坐圆桌的老伙计们龙门阵越摆越长。

“我那3个娃儿，都读了书。一个在重庆打工，两口子收入还不错；一个在鞍子镇搞运输，还养了几头猪，去年毛收入有二十几万元。”72岁的马明安当年是队里的记分员，“那时候干一整天，全劳力也就10个工分，只有两角多钱……”

“当年你们屋头都算松活的，我们屋里8个兄弟姊妹，那过起才恼火。”年过七旬的马明成对当年家中的窘境记忆深刻，“一上桌，只几分钟碗里就抢得干干净净了。衣服都是捡哥哥姐姐的，到结婚才穿上第一件新衣服。”

如今，马明成的大女儿师范毕业后成了一名小学教师，二女儿在彭水县城上班，“比我当年这个放牛娃强太多了。”马应培介绍，甘泉村今年8月正式脱贫摘帽，如今全村人均年收入达到1.1

万多元。村里还发展了200多亩辣椒、47亩木耳，新种了600多亩油茶，过两年就能进入丰产期。

人群中，拄着拐棍的马应华引起了周勇的注意，“脚哪个了，啥子问题？去看没得？”

“痛风，嘿恼火，前不久在县人民医院住了1个多月院。现在政策好，有医保、扶贫医疗救助，将近万把块钱的治疗费用，自己只花了3千多块。”马应华告诉周勇。

据了解，彭水在全市率先设立健康扶贫基金，贫困患者在享受医保保险、大病保险、商业保险等保障政策的基础上，对其合规医疗费用报销比例不足90%部分，予以一次性补助，有效破解了“因病致贫返贫”难题。

梅子垭镇党委书记文振华介绍，去年全镇两千多人享受健康扶贫医疗救助，补助金额达到84万元。今年，梅子垭镇又落实了建档立卡贫困户家庭医生签约服务，定期为村民开展健康体检。

40余户人家走出22名大学生

这次回马家寨，周勇最开心的是听到仅有40余户人家、150余名村民的马家寨，已走出了22名大学生，其中还有一个考上了南京大学。

“1998年，我回马家寨的时候，就发现除了山变绿了，其它什么都没变。村民们还在为吃穿发愁，住房大多数还是破破烂烂的。一个字，穷。”周勇说马家寨地处偏远、交通不便，许多村民大字不识一个，这方面意识不够，好多娃儿失学。忧心忡忡的周勇一再叮嘱乡亲，“一定要让细娃读书，才能让后人摆脱贫穷。”

马明成告诉记者，“周勇这个话，我们记住了，现在大家都重视教育，再困难都要送娃娃读书。”

现在，梅子垭镇设有小学、中学，在校学生共计1423人，对贫困学生实现应助尽助。村民们告诉周勇，今年该镇一名贫困学生还考上了北京大学。周勇也告诉他们，去年梅子垭镇的一个学生还考到他的门下攻读硕士研究生呢。

近年来，为彻底斩断贫困落后的“穷根”，彭水围绕义务教育有保障精准施策，所有贫困家庭适龄儿童均接受义务教育，创建义务教育发展基本均衡县已经通过了国家验收，在校大学生每年稳定在两万人以上。

不仅要脱贫，更要让梅子垭镇成为记得住乡愁的美丽乡村。文振华兴致勃勃地说，近年来，梅子垭镇重点打造五个一民俗化工程，就是一寨（佛山苗寨）、一馆（山歌传习馆）、一酒（梅子糯米酒）、一歌（梅子山歌）、一剧（影视剧外景地），助力乡村振兴。这两年，在梅子垭镇取景拍摄的影视剧有《深山仁心》《海棠花开》《火花映满心》等，“第二天，乡亲们都可以到镜当群众演员了。哈哈！”

当晚，我们住在梅子垭镇佛山村的一个民居。56岁的民居主人左国淑说，做梦也没想到自己能吃上旅游饭，“以前我们这里叫鸭塘，全部是烂泥巴路，走路都恼火，更莫说走车，一年到头没几个外村人来了。这几年政府投资打造佛山苗寨，游人多了，我的农家乐一年要收入10多万元。”

清晨，我们作别梅子垭。悠扬的山歌又在耳边回荡：海碗喝酒哟兜底干哟，山歌唱起哟猛劲吼；摆脱贫困哟天地转哟，如今山乡也风流哟；桐子花开梅子垭，幸福梦想在心里头扬哎哟……